

【特稿】

天馬行空

莊/子/的/世/界 ⑭

陳重文·主講

真穹、澄慧·整理

(續208期)

神人無功

神人不會認為一件事情的完成是自己的成就，就像蓋一座橋一樣，必須結合所有人的力量、金錢與時間才能完成。雖然你是發起人，雖然你捐一百萬，但是若沒有張三的一千，李四的五百，工程師的設計與工人的建造，這座橋是沒有辦法完成的。「神人」知道橋的完成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功勞。

黎巴嫩一位詩人說了一個故事：「有一天，城市來了一位被大家公認的瘋子，他走過一座新蓋的橋，上面刻著某年某月某日克里安大王完成。他看了以後哈哈大笑說：『這真是荒謬，當初在蓋這座橋的時候，我看到有駱駝、有馬、有工人、有石頭、有泥沙，集合這麼多條件才完成的橋，怎麼能說是克里安大王一個人完成』。橋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聽到他在那邊大放狂言，有人說：『這個人是瘋子，不要理睬他。』有人說：『這個瘋子竟然講出這樣有道理的事來。』有的人不理不睬的走過去。」這個故事用佛學的觀點來看就是：任何法的存在要眾緣和合，缺少任何一個條件就不能完成，就像人造衛星只要有一個螺絲釘鬆掉，衛星就會爆炸掉下來。

聖人無名

聖人不會建立名稱，實質怎樣就怎樣，不必建立名稱。譬如當你看到一個小孩跌倒，腦筋連想都不想，一手就把他拉起來。拉起來了以後就把這件事忘了，你不會到處宣揚說幸虧有我，不然這個小孩就摔死了，如果一個人到處宣揚他所做的善事，這就叫做「凡夫有名」。

無用之用

惠施與莊子常常在辯論，他認為莊子講的話都非常誇大，儘是些荒唐之言。有一天忍不住了，就對莊子說：「雖然我辯輸你，但你的言詞空洞無實，你的話都是無用的。」莊子回答說：「你真是死腦筋，只知道有用之用，不知道無用之用。你兩隻腳站在地上的時候，有用的地方有多大？大約直徑五十公分的圓吧！如果我把圓圈以外的土地都挖掉，你那個有用的土地還有用嗎？你還能走路嗎？」惠施聽了啞口無言。不得不欽佩莊子的見解，無用之用才是真正最大的作用。

美國、蘇俄在大家尚未認為需往太空發展的時候，就花大筆的經費發展火箭、人造衛星等太空科技。在當時這種研究對人民的民生問題沒什麼幫助，但是現在各國認為有很大的需要，才開始研究開發時，已經慢人一拍了。環保課題也是一樣，環保往往與短期的經濟發展相衝突，花蓮要不要建高速公路？澎湖要不要設立像拉斯維加斯的賭場？水源區、山坡地的保護，空氣污染的防治等等都和某些人當下的利益相衝突，一般人看不到以後的災害，往往會認為環保是無用的。但是，土石流、酸雨、溫室效應、水災等情形一一出現後，才曉得當時的無用，才具有最大的效用；當時的有用，反而犧牲更多的生命，甚至於花費更多的金錢來收拾善後。

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教育問題應是無用之用的最好例子。政治人物往往短視近利，教育問題比不上經濟、國防或政治問題，教育經費的編列永遠是最小的那一塊。十年前是台灣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，如果能以這樣雄厚的經濟基礎，使台灣成為世界文藝復興的搖籃，相信我們會走出另一條路，可惜當時決策者沒辦法體會無用之用的道理，以致於錯失這樣好的機會。

從古代到今天，人們只體會到政治及經濟改革的重要而忽視宗教教育。政治革命的發生大概都是社會貧富達到高度不均的時候，人們忍無可忍就會推翻舊政權而發生流血革命。到了十九世紀末期，人們發現政治革命不能解決問題，新的政權仍然會造成貧富不均，百姓並不因此而更幸福、更快樂，於是轉方向進行經濟革命。然而經濟改革仍然沒有解決問題。日本的經濟改革相當成功，然而越成功越增加人類的貪婪，我們期待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的現象並沒有發生，反而衣食充足越不知榮辱。古代的政治革命到近代的經濟革命，通通離不開佛教講的「貪瞋」兩大範圍，佛教認為貪瞋不是生死根本，痴才是生死根本，所以非得斷痴不行。斷痴的第

一步驟就是要見法，見法以後證阿羅漢是自然的事。見法之後，最慢七世一定會證阿羅漢。所以佛教的重點不是斷貪瞋，而是斷痴，因為斷痴，貪瞋一定會死掉。譬如挖掉樹的根，雖然不會馬上枯掉，但是一天一天慢慢的葉子掉了、樹枝乾了、樹幹枯萎了，最後不再成長。所以要改變這個社會，最根本的方法是啟發人類的智慧，斷掉愚痴，這個就是宗教教育的重點。

比較高層次的宗教以斷痴為目的，比較低層次的宗教告訴人們信上帝才會得救，要靠天上的恩賜才能得救。這裡不能說低層次的不好，高層次的一定好，宗教都有他的價值，對心靈成長都有一定的幫助。

宗教教育雖然無法馬上看到效果，但是眼光放遠、心胸寬宏自然能體會無用之用的道理。

喪我與坐忘

齊物論的開章是說一個得道的道士叫南郭子綦，他常常坐臥在書桌前休息。有一天他如往常靠著書桌休息時，其弟子顏成子游在旁邊侍立，忽然覺得老師今天形態和以前不一樣，就滿懷疑問的向老師請教：「此刻靠著書桌的人不就是從前靠著書桌的人嗎？怎麼樣子不一樣了？」子綦回答說：「你問得太好了，知道嗎？我今天喪失掉我自己了。」齊物論喪我是說：「形體像枯掉的木頭一般毫無生氣；心像老掉的灰一樣一念不起。」

大宗師的忘我從顏回與孔子的對話中展開出來，顏回覺得自己修養工夫又精進了，就跑去跟孔子講：「我已經忘掉了仁義了，老師你看怎樣？」孔子回答說：「可以了，可是尚不能完全。」再過幾天，顏回又向孔子說：「我又有進步了，我忘了禮樂。」孔子回答說：「可以了，可是還不曾完備。」過幾天。顏回又去見孔子：「我又進步了，我自然忘了形骸。」孔子聽了，嚇了一跳問道：「什麼叫做自然忘了形骸？」顏回說：「我今天忽然進入墮肢體、黜聰明的境界，我把形體的存在忘掉了，把聰明機智，理性的思索與知識都忘掉了。」孔子一聽，心想離形去智，不就同於大道嗎？於是他說：「和大道相合就沒有私心，順著大道的變化就沒有迂滯的情理。你實在是一個賢能的人，我應該跟你學學。」

齊物論的喪我與大宗師的坐忘有異曲同工之妙：形如枯木不就等於墮肢體嗎？心如死灰不就等於黜聰明嗎？

(續下期)